

记忆中的年货

□张宏宇

每年到了春节，家家都要置办年货，年货成了过年美好的记忆。办年货是过春节的传统习俗，腊八节一过，咸鱼、酱肉、香肠开始挂上了家家户户的阳台，年味也渐渐浓了起来。

我很小的时候，家里穷，记得有一年腊月廿八，外面下着很大的雪。马上就要过年了，但家里没钱购买年货。母亲念叨，再穷也要过个好年啊。于是父亲便在母亲的嘱咐中，冒着鹅毛大雪，赶往几十里外的叔叔家借钱买年货。父亲回家时，外面已黑得看不见人，他用向叔叔借到的钱买了二斤瓜子、二斤猪肉、三挂鞭炮、二斤酒，还有一些糕点，这就是我家那年的年货。虽然是

借来的钱，但有了年货，便有了年的味道。

渐渐大了些，春节前爸妈置办的年货，除了一些吃的，就是为我们兄妹做件新衣服。不过那个年代买啥都得凭票，过年也不例外。记得有一年春节，父亲带着我去买年货，年三十排了大半天的队，买回家一个大猪头，足足有十几斤，够我们全家吃好几天的，父亲喜出望外，一脸兴奋。说到买肉，我又想起有一年春节，父亲提前买了几斤猪肉，怕放在室内会坏掉，就挂在了屋外房檐下。那时住的是平房，房外就是人来人往的路，当天夜里挂在外面的肉就被人拎走了。第二天早上父亲

发现后急坏了，眼看着春节就到了，这下过年吃不上肉可怎么办？远亲不如近邻啊，邻居们知道后，东一家西一家，凑了几张肉票，有了肉票，父亲又重新买来几斤肉。那年的年味很浓，弥漫着深深的邻里情。

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，生活好了起来，物质也丰富了，鱼和肉都可以比较方便地购买了。我记得1984年春节，我们家最大的年货是抢购了一台14英寸的彩色电视机。我们住的单位大院，三层楼几十户人家，我们家是第一个添置彩色电视机的。过年，全家人便在电视机前收看春节联欢晚会，那年邻居们都跑到我们家看电视，整个春

节期间，大院里都热闹非凡。

进入上世纪九十年代，我读高中了，感觉年味没有小时候那么浓了，但过年的喜庆劲儿仍然不减。我印象特别深的是有一年，我们家的年货非常丰富，家里安装了空调，有了摩托车，并且装上了电话，家人可以通过电话拜年了。我们家的年夜饭第一次搬到了酒店里，那几年家里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，“年货”也变得大不一样了。

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，现在的年货种类越来越多，想吃啥都能买到。人们已经不愁吃不愁穿了，过年回家，不会再大包小包地带年货回去，能够回家团圆，那种浓浓的亲情才是最好的年货。



大馒头的“礼道”

□白英

每逢过年，最热闹的一件事就是亲戚朋友之间互相拜年串门，当然少不了送上礼物。说起礼物，我的思绪一下就回到小时候的美好记忆中。

上世纪七十年代，我随当老师的妈妈生活在她任教的地处太行山的山西阳泉山底村。那时候，正月里去亲戚朋友家拜年拿的礼物叫“礼道”。所谓“礼道”就是自己家蒸的大白馒头，为了喜庆，有的用特制的颜料在馒头顶上点个大红点，像个白胖胖的闺女在眉目传情；有的专门多放碱造成馒头开花，像是一张欢乐的笑脸。还有一种用黄米面制作，最后油炸出锅的像花朵一样的面食。据说，过去的人把这种食物装在褡裢里，把袋子都弄得油渍

渍的，后来人们就称这种面食为“油布袋”。

送“礼道”有很多讲究，一般根据关系的亲疏，送八件或十二件，而十件是办丧事的礼数。条件好的人家，全部都是大白馒头，条件差一点儿的，就要搭配几个“油布袋”了。一进腊月，家家户户都要花好几天时间，用大铁锅蒸整个正月需要的馒头。走在村里的大街小巷，到处弥漫着馒头的独特香味，馒头味浓了，年味也浓了。

我家是教师家庭，这里的民风崇尚尊师重教，每到年节，都有好多学生和家来送“礼道”拜年，我家的大白馒头就特别多，能放满一个小瓮。这天中午，吃饭的时候，在各种样式的馒头

中，有一个特别白又特别光滑的馒头一下吸引了我的注意力，我毫不犹豫地挑出了那个最白的，狠狠地咬了一口。突然，嚼着嚼着，觉得有些不对，一看，原来这个馒头外面一层是白白的精粉，所以显得特别白，而里面却包了黑黄的麸子面，我不由得皱起了眉头。妈妈告诉我，有的人家白面少而人口多，过年又要走到礼数，只能用这种办法解决。那个时候白面吃得少且加工不精，所以，人们就特别喜欢那种又白又细的白面，反观现在，饮食上又开始倡导原生态、原汁原味，过度加工的食物反而失去了原有的味道。归根结底，还是因为那个时候物质条件差啊。

“礼道”也随着时代的变迁发生了巨大的变化。上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后，“礼道”的组成渐渐变成了馒头加水果罐头。上世纪九十年代后，馒头“礼道”已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，而被统一加工装盒的糕点饮料所代替。如今，“礼道”的载体与形式更是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，已变成了各式各样、五花八门的物品，甚至是一张张纸片式的购物卡、礼品券。人们对“礼道”的认识，也渐渐少了过去的期待、珍惜而多了功利色彩。要过年了，看看各式各样令人眼花缭乱的礼品，最值得回味的，还是从前的大白馒头以及它所承载的传统年味儿。

走亲戚

□周东升

春节临近，拜年之声不绝于耳。要么电话，要么短信，要么网络，这种只闻其声不见其人的拜年方式，虽多了些方便快捷，却少了几分故旧相逢的温热气氛。这不由得使我回想起小时候过年时走亲戚拜年的热闹场景。

记得那时候，走亲戚的由头非常多。头年里刚结婚的新郎要在大年初二去岳家当“新客(kei)”，相当隆重；晚辈要带着礼物前往长辈亲戚家去“磕头”，以示敬重；同辈之间也要“串动”一番，避免“断亲”(断绝来往)。因此，从正月初二起，家家户户就忙碌着走亲串友。一时间，两人一伙，三人一群，走街串巷，热闹非凡。走亲戚的很多，站在村子街头看走亲戚的也不少。走亲戚的行色匆匆，络绎不绝；看走亲戚的品头论足，悠闲自得。

虽然人们走得并不亦乐乎，但由于当时受到物质条件的制约，所带的礼物却非常简单普通，只讲究个经济实惠。因而，那时的人们常说：“人到了，礼也就到了，图的就是报个平安。”担

事些的亲戚就送“四色礼”(四样)：挂面两捆、馒头四斤、白糖两包，外加水果罐头两瓶或者点心二斤。挂面常常一封一封地排列成三角形，用纸经子扎好，顶部再贴上一张红纸签，很是喜庆。不担事的亲戚(辈分高又不经常来往的)，就再加上两样：三四斤重的礼条一刀(猪肋间肉)、白酒两瓶，称为“六色”。礼物盛在篮子或筐子中，上面用一块红色的枕巾盖着。

当时的交通工具，大部分人家全靠“11号”(两条腿)，往往前面是一个半大孩子用一根一米多长的木棍将篮子挑在肩上，大人跟在后面。赶上人家远路的亲戚，来回一趟几十里，脚底都磨出了血泡；上了年纪的，就坐在一辆独轮车上，由年轻人推着，一副尽享天伦之乐的样子；还有的老太太喜欢骑毛驴，就到生产队的饲养员那儿借一天，由老伴牵着，也很有趣；偶尔也能看到一两个年轻人骑自行车，大金鹿牌的，一派神气十足的样子，可比现在的私家车风光多了。

走亲戚要先从“老亲”家走起，他

们辈分高、年龄大，提早给他们拜年显得懂礼数，比如舅姥爷家、姑奶奶家、姥姥家、姨姥姥家；其次才是“少亲”，比如姑家、姨家和已出嫁的姐姐家。实际上，去得越晚的亲戚，说明两家的关系越紧密。这就是庄户人家常说的：“老亲少眷，远的先看。”

有道是：“亲戚走到初七八，没有豆腐没有渣”，意思是催促人们要抓紧。以前，没有冰箱、冷柜这些制冷器具，而很多菜肴都是头年里赶年集时置办下的，时间久了，再赶上打春早，气温上升，容易坏；并且那时的集市和店铺都开业晚，没法购置新鲜的。亲戚走晚了，主人家招待就成了问题。因此，为了赶时间，人手少的人家，就加班加点，一天走两家，早晨一家，中午一家；人手多的，就分头行动。

待客的人家，总是热情有加，常常在席间执着一把被温得始终热乎乎的酒壶，劝让个不停，唯恐客人喝不足。直至把来者喝得东倒西歪、面红耳赤，方才罢休。冬日天短，下午

四五点钟，太阳已近落山，客人才在主人的一片挽留声中，意犹未尽地踏上归途。

那时我家亲戚特别多，有十四五家，但我们兄妹四人都争抢着想去的只有两家：舅姥爷家和二姑家。舅姥爷家做生意，家里富裕，每次去他家，他都会开给“一大笔”压岁钱(每人五元)。虽然这笔钱只是在自己的手心热乎一阵子，回到家就交给了父母，但还是觉得很有收获；二姑家的菜非常好吃，特别是二姑父做的水晶丸子，不但晶莹剔透，而且个大肉多，吃起来筋道爽口、光滑顺滑，很解馋。于是，为公平起见，父亲常常在春节前就让我们通过抓阄来定去向。抓到这两户的，能接连高兴好几天，甚至晚上睡觉时，脸上也荡漾着甜蜜的微笑。

如今，舅姥爷和二姑父已相继离开了人世，我们到他们家去的次数也越来越少。每逢春节，摸起电话跟他们的家人寒暄几句，就算拜过年了。